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第二辑)

陈州粃米

主编 丁克实 王安葵



47.8

50

新 华 出 版 社

新编



* T132292 *

名著故事丛书 / 第二辑

陈果米

安葵
编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州崇米/ (元) 佚名原著; 安葵编写.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8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2)

ISBN 7-5011-4001-4

I. 陈… II. ①佚… ②王… III. 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8523 号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第二辑

丁克实 王安葵 主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9.625 总印张 共 105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001-4/I·210

全套共十二册 定价: 98.00 元

前 言

1995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第一辑18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青年读者认为,这套丛书为他们铺设了探寻古典戏曲名著奥妙的桥梁,一些剧团的编导也索要此书,认为对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很有益处。同时许多读者也提出,希望对更多的古典戏曲名著进行改编。我们在第一辑的前言里说过,第一批的18种“只是古典戏曲名著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读者欢迎它们,我们还将继续改编二批、三批……”感谢新华出版社领导和作者的支持,使读者的要求得以满足,使我们的设想得以实现,现在又把第二辑12种奉献在读者面前。

古典名著的伟大在于它具有跨越历史时代的艺术力量;而时代的变化,又必然使当代读者在古典名著面前产生一些距离感。许多古典戏曲名著在它们问世后的各个时代,都有人根据当代的需要对之进行改编,一方面努力保留原著的风貌,一方面又渗透进新的审美观点。这是中国戏曲作家所进行的一项特殊的创造。由于这种创造的复杂性,所以每一部古典名著的每一次新的改编,成败得失都不尽相同,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也不一致,这也成为中国戏曲批评史中饶有趣味的篇章。

把古典戏曲名著改编为故事,有与为舞台演出的改编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戏曲的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剧本要为富有动作性的舞台演出提供基础,改编为故事则要把动作的脚本改编为能引起丰富联想的文学语言。这

是第一点；第二，目前通俗文学行时，古典作品、经典作品常被一般读者敬而远之，我们的古典戏曲名著改编又希望能化雅为俗，拉近古典名著与读者的距离，同时提高通俗文学的品位。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中国的民族艺术和东方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做，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迫切需要提高，但提高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我们现在做的是为提高而进行的普及工作。当然，普及又代替不了提高，我们希望读了这些故事的朋友能进一步产生对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的兴趣，再去读原著，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收获。

第一辑改编的作品中南戏、传奇较多，元杂剧较少，是一个缺憾，这一辑改编了《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陈州果米》等著名杂剧，也改编了《浣纱记》、《连环记》等著名传奇。当然，这对于浩如烟海的古典戏曲作品来说，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建设需要积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旧的精神财富的选择，也将为新的创作提供借鉴，所以是这建设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为这宏伟的事业而从一点一滴做起吧。

丁克实 王安葵

1998年5月

目 录

一、陈州报灾·····	(1)
二、衙内横行·····	(12)
三、包拯受命·····	(29)
四、途中历险·····	(43)
五、赶驴进城·····	(63)
六、除奸还朝·····	(77)
关于包公、《陈州糶米》和对《陈州糶米》的新编·····	(90)

一、陈州报灾

“陈州遭灾了!”几天来,在北宋京城汴梁,在朝廷内外,人们都在议论这一话题。一些大臣得知这一消息后,有的担忧,有的却暗自欣喜。一方遭灾,百姓受难,怎么还会有人高兴呢?原来每次有灾,朝廷都要派人到灾区去赈灾放粮。一些忧国忧民的正直的官员能够认真为百姓办事,受到老百姓的称颂。而每次都有一些黑了心的官员借赈灾柴米中饱私囊。所以一听说哪里有灾,他们就觉得来了发财的机会,怎能不喜?本来朝廷的法律也是严格的,法律规定,凡是贪污了救灾钱的,都要判以重刑。但是有那一班贪婪成性的官员却如猪狗一般——记吃不记打。他们之中有的明贪暗掠之后,回朝却谎报自己赈灾如何辛苦尽责,说百姓如何感激皇帝圣恩,哄得龙心大悦,便给他们加官晋爵,贪污的白赚,额外又得到皇帝的赏赐。也有的民愤太大,冤情传到朝廷,或者有其他大臣弹劾,使皇帝恼怒,降下罪来,难免受到刑罚。但只要不是杀头,他们总有办法上下打点,内外疏通,把大罪化小,小罪化无。贬到外省的,过几年也还可能升迁。因此那些贪官只要得到捞的机会,就全不把朝廷法度放在眼里。

现在又来了机会,于是那些觉得自己有可能得到赈灾放粮差事的人不免心情激动,并且带着神秘的神情,互相转告着消息。他们根据听来的片言支语,添枝加叶,描绘着陈州可怕的情景。有的说陈州已是人吃人了,有的儿媳妇把婆婆杀掉

吃了，有的邻居互相交换着杀死对方的儿子吃，说的人绘声绘色，仿佛亲眼见到的一般。他们还说陈州的民风是如何刁顽，有的成群结伙杀官劫府，以致一些官吏弃衙而逃。他们讲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并不仅仅是要显示自己的广见多闻，大抵还有要吓退竞争者的用意；或者万一自己真的当上了赈灾官，敢到这么险恶的地方去，岂不更显英雄气概！

当然也有真正为灾民担忧的。知道灾情后心情最为沉重的是刚刚担任参知政事、主持朝政的范仲淹。这范仲淹是宋代的大文学家，也是一位关心黎民疾苦、主张革除弊政的政治家。他在担任品级不高的地方官时，就经常上书朝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常常遭到宰相吕夷简的反对，几次被贬，但他的忠正和才能是抹杀不了的，被贬后又总有人保荐，在朝廷缺人的时候，就又起用他。范仲淹不计个人荣辱，正像他后来在《岳阳楼记》里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他曾在陈州当过通判，那里的黎民百姓的疾苦更牵动着他的心。他得知，这陈州已是连续三年荒旱了。陈州离汴梁并不远，但陈州的灾情三年才上达朝廷。而且这灾情之所以能报上来，还是他范仲淹亲自查问的结果。

第一年陈州旱灾严重，颗粒未收，百姓要求官府放粮，陈州知州蓼花听说前任遇到天灾时曾到汴梁报灾，得到了朝廷的救济，受到老百姓的称颂，因此便打点行囊来到汴梁。

这时正遇上仁宗皇帝亲政盛典。何谓亲政盛典？原来仁宗皇帝的老子死得早，他13岁时就登了基。13岁的孩子自然不能理朝政，于是就由皇太后垂帘听政。这皇太后一掌上权就觉得滋味不错，所以到仁宗长大了她也不肯放权，直到仁

宗 20 岁了，大臣们纷纷奏议，天子该亲政了，太后才不得不表示同意。此时太后年事已高，那些早就主张皇帝亲政的大臣看到他们的策划得以实现，想到将来皇帝也必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好处，就更加想法讨皇帝的欢心。在举行皇帝亲政盛典时，他们不仅把汴梁城布置得富丽堂皇，而且通知一些地方官进京来报祥瑞。有的报什么山上出了天书，有的报什么林中见了麒麟，有的报禾生双穗，有的报泉出明珠。一个个说得天花乱坠，仁宗皇帝喜得合不拢嘴。

正是在这时候，陈州知州蓼花来到京城。朝官中有他的同年见到他，问他来干什么，蓼花说：“陈州荒旱严重，我来报灾。”同年说：“你这傻冒儿！正是盛典喜庆之日，你来报灾，不是自找霉头吗？”蓼花说：“那我回去吧！”那位同年头脑灵活，说：“你也不能白来一趟呀！别人能报祥瑞，你就不能报祥瑞吗？”那蓼花毕竟也是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满腹经纶之人，经同年一提醒，连连称谢，然后驰骋才华，连夜赶写了陈州发现祥瑞的呈文，第二天由同年引荐，来到朝廷。按他这个品级，平时要见龙颜，那是不容易的。但恰逢盛典，凡报祥瑞，都破格召见。也是福至心灵，那日蓼花把呈文念得抑扬顿挫，朗朗动听。仁宗听得十分高兴。连夸蓼花精明能干，对他的赏赐也比别人更多些。

这蓼花得到了意外之财，心中十分高兴。退朝之后回到馆驿，找来一个年老仆役，询问京城名胜、名优产品，还有何处有名妓。他仔细地计算了一下，拿出皇帝赏银的 35% 买特产，25% 用于游览之资，20% 赏名妓。游览两天之后细细一算，开支已花得差不多了，而且所到之处，人们对他这个州官并没看在眼里，心想，不如留着钱回去花，回到陈州，一个钱能

顶两个钱用。于是在街上买了两瓶杜康酒，到那个给他出主意的同年家道谢辞行，第二天便回陈州去了。一路上又把如何欺瞒陈州百姓的话想得十分周全。

且说陈州百姓听说州官到京城报灾，心里都充满了希望，盼望朝廷能早日赈灾，至少是平价卖出皇仓里的粮食。但是日日盼，夜夜盼，如同盼不来天上的一丝云彩一样，也盼不到朝廷赈灾的消息。忽然有一天，人们又看到知州的轿子在街上走动了。起初人们还怀疑轿子里坐的不是知州，因为从前知州外出回来，一定有半城官员、豪富前去迎接，这一次怎么一点响动也没有呢？于是有人说，轿子里坐的不是知州，而是知州夫人。知州不在，他的轿子夫人自然是坐得的。还有人证实说，那天他路上遇到知州轿子，赶紧匍匐到路边，偷偷抬头看了一眼，从轿子底缝里看到了一双绣花鞋，肯定是知州夫人无疑。可是再过了些天，州城一位老探花的儿子娶亲，虽是大灾之年，却也搭了数十丈远的彩棚，知州亲去主持了婚礼，并且发表了热情的贺辞。这是许多人都听见、都看见了的。在贺辞中知州还讲到皇帝亲政大典的盛况，描述了京城的风物，还称赞说今天的酒宴与他在京城吃到的相比毫不逊色。这就足以说明知州确是亲自去了京城，又确实回来了，但是赈灾的事却一字未提。

百姓知道这情形十分愤怒，大骂赃官、昏官，有的年轻人说要衙内找知州说理，又被老辈人制止了。他们说：“有什么理好说？你们去闹，弄不好把小命搭上！”这时有一些有头脑的人想起，听说曾经在这里做过通判的范仲淹大人现在在朝廷做了大官，范大人是体恤民情的，何不把这里的灾情报告给他。于是，几个老秀才集体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又选

派了两名身体强壮又能办事的青年人进京去送信。临行前大家给他们凑了些盘缠,带了几个糠馍馍,千叮咛万嘱咐送他们上路。两个青年不负乡亲们嘱托,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汴梁。又费了许多周折,找到范府。范府的门官看到这两个衣不蔽体的农民,以为是讨饭的,举起棍子赶他们走。两个人跪地哀求,说是替陈州数万黎民给范大人送信的。门官这才放下棍子收了书信,答应替他们转上去,然后驱赶送信人快些离开,以免有碍观瞻。两个送信人走后,老门官又指使小门官洒水扫地,连说晦气。

不知过了几天,范大人才在门官呈上来的文牒中看到陈州父老的这封信。信纸早已揉皱,有些字迹已被汗渍模糊,范仲淹读着读着,不禁潸然泪下。他在陈州任通判不到两年,但陈州黎民的淳朴热诚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有一次他行路时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当地百姓看到,马上把他抬到家里,请来村里的医生为他诊治,一位老妈妈把家里仅有的一只鸡宰了为他熬汤吃。他们做这些事从不要人报答,而当官的为他们做一点好事他们就念念不忘。陈州历来缺水,旱灾频仍,范仲淹指挥驻军在村边打了一口井,使村民们常年吃上了清水,他们就在井边立了一块碑,刻上了“范公井”三个字。范仲淹本来还想在州里修建水渠,但因这不是通判职权范围内的事,知州对范仲淹的建议反映冷淡,此事便没有办成。不久,范仲淹被召回,任右司谏,便离开了陈州。临行时,陈州父老夹道相送。那时天已露出旱象,有一位老者说:“范大人,你走了天就更不下雨了!”范仲淹告别乡亲,骑上马,踏上征程,马蹄踏起一道道烟尘,范仲淹回头望去,烟尘中是一张张如同干涸的土地一样的布满皱纹的脸……

读着信，范仲淹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张张满是尘土和焦虑的面孔。他觉得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马上提笔给皇上写奏折。奏折写毕，案上的腊烛已经燃尽，窗棂上已透出晨曦。范仲淹用冷水洗了洗脸，穿了朝服便上朝去了。

但是这一天仁宗皇帝没有临朝，范仲淹只好把奏折交给大太监。不久，奏折转到宰相吕夷简手里。吕夷简一看事由就很反感。他认为范仲淹是多事、越权、无事生非。奏折被压在一边置之不理。

过了些时日，范仲淹见自己的奏折未见批复，知是遇到阻碍。但陈州的旱情令他放心不下，于是就以个人的名义，给陈州知州写了封信去，询问灾情。这陈州知州蓼花是个乖巧之人，接到范仲淹的信函，知道此事必有来历，不可再耽搁，于是迅速写了一封报灾的奏折，差人火速送到朝廷。

就在这书信往返期间，朝廷里又有一些变动。因西夏战事又起，仁宗又提升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这次吕夷简没有阻挠，范仲淹也想尽力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给吕夷简写了一封言辞谦恭的信。吕夷简这时也感到应以国事为重，态度便也缓和了。不久，吕夷简得了风眩病，向皇上告退，仁宗升范仲淹参知政事，让他实行新政。范仲淹政务忙起来，但他的心情很好，觉得现在可以有所作了。

恰在这时，他的一位在湖南岳阳的朋友来信说，岳阳楼即将修竣，请他写一篇《岳阳楼记》。范仲淹在下朝的路上，边想象着岳阳楼洞庭湖的景色，边构思着这篇文章。回到家里，便展纸写下了两段：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

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在这些文字里，融进了范仲淹半生的生活感受。写下这些文字后，自己也深受感动，于是反复吟诵，自我欣赏着，推敲着。正这个时候，朝廷又来人说皇上召他急速晋见。这范仲淹虽说经过几上几下，但也还难于做到“宠辱偕忘”，听皇上紧急召见，心里难免又打扑腾，连忙穿好朝服，催轿进宫。

原来这仁宗皇帝亲政以后急于想有所作为，看到陈州知州奏折言辞恳切，龙心震动，所以马上召范仲淹来商量派人赈灾放粮之事。范仲淹见仁宗说的是陈州赈灾柴米之事，一方面放下心来，一方面也看到自己牵挂的事终于上达圣听，心中暗暗高兴。便马上对皇上说：“圣上这样体恤民众疾苦，实乃万民之福，臣即刻就选人去办。”仁宗又说：“此事事关重大，务必十分慎重。以前有的大臣假公肥私，有负朕意，这次一定选用清正廉明之人。”

范仲淹连连答应，说：“臣再去和吕丞相等人商议一下，提出人选恭请圣裁。”仁宗说：“好，好，你们可以找刘衙内一起商议。”

范仲淹听到皇上说出刘衙内，不禁心往下一沉。心想这刘衙内算什么东西？有他掺和，这事情就难办了。他与吕夷简共事虽然常有龃龉，但多因政见不同，而这刘衙内却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

但是一个无耻小人为什么能受到皇上的信赖呢？原来仁宗所宠幸的妃子尚娘娘是刘衙内的表姨的二舅的侄孙女。这样刘衙内就攀上了皇亲。原来仁宗的皇后是他妈妈太后为他立的，仁宗并不喜欢，他喜欢是的长于耍娇耍媚的尚妃和杨妃。太后死后，尚、杨二妃便肆无忌惮地在皇上面前争宠。皇后自然不甘退让。有一次皇后与尚妃在皇上面前口角起来，皇后一时肝火上来，伸手就打尚妃的耳光。仁宗过去护尚妃，皇后一失手，打在皇上脖子上，于是仁宗大怒，要废皇后，尚妃就更加得宠。她的亲戚也便格外得到重用。加上这刘衙内惯于逢迎拍马，专拣仁宗爱听的说，专挑仁宗喜欢的东西送。所以虽然他不通文墨，又无武功，居然也位列朝班。一班大臣私下里都看不起他，但见了面时却都要陪笑脸。

却说范夫人见丈夫被紧急召见，心也悬到半截。她已多次随着丈夫颠沛流离，祸福常在旦夕之间。掌灯时分，家人报老爷回府，夫人忙命丫鬟备酒，为老爷解乏。

范仲淹坐下后，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夫人轻声细语地问皇上召见为了何事，范仲淹说是为了到陈州赈灾粜米，愁的是难得合适人选。夫人说：“老爷不是常说包拯是一个既廉正又能干的人吗？何不派他前去？”范仲淹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想到此人，但包拯外出未归；另外，皇上又命我找吕丞相、刘衙内商量，这刘衙内能举荐什么好人？但他说出的话又常常得到皇上的赞同，因此心中犯愁。”夫人听了也想不出排解的话，只是劝范仲淹多喝几盅酒，早些安歇。

次日，范仲淹把老丞相吕夷简、魏国公韩琦等老臣以及刘衙内都请到中书省商议派人到陈州开仓粜米的事。吕夷简、韩琦等到了都问找他们来为了何事，唯有刘衙内到来什么也

不问，看来他已早知底细。范仲淹看到刘衙内那副样子，不禁心又一沉。按说这样的事情，如果范仲淹事先与吕夷简等仔细商量一下，想好人选，到会上先提出来，会比较主动。但范仲淹与吕夷简此时虽已和好，但总不是知交，加上头一天范仲淹心情不好，所以竟全无准备。现在看到刘衙内的样子，范仲淹心里暗自后悔，但也来不及了。人齐了，范仲淹讲了陈州亢旱、皇上命选两员清廉的官去开仓赈米的事，请大家提出人选来。吕夷简自从请皇上恩准辞官以来，与往常迥异，常常是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韩琦没有思想准备，沉吟了一会儿说：“本来包拯最合适，只是不知他什么时候回来！”其他人还未及开言，刘衙内抢先说道：“既然各位大人提不出合适的人选，老夫就举荐两个最可靠的人。”众人都看着他，等他说出名字来，却见刘衙内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字一板地说：“一个是我的女婿杨金吾，一个是我的儿子刘得中。差他们两个去，保证万无一失。”

刘衙内说完，众人面面相觑。吕夷简不动声色；韩琦怀疑自己耳背听错了，连问：“你说谁呀？再说一遍。”但刘衙内并不重说，一副不可更改、舍我其谁的样子。范仲淹心中暗骂“贼子！”他想刘衙内会举荐他的亲信，没想到竟直接提出自己的儿子、女婿。这时有的人也便随声附合：“好啊，有道是知子莫若父，刘衙内举荐自己的儿子、女婿，一定错不了！”另一个人说：“这叫内举不避亲，刘衙内有胆识！”这话里也许有讽刺意味，但说话人却是一脸严肃。刘衙内不知是听不出弦外之音，还是假装不知，接着说：“是呀！谁让我是皇上的亲戚呢！朝廷的事不就和我自家的事一样吗？在朝廷用人的时候，我们不效力谁效力！”

范仲淹一时想不出主意，便说：“此事关系重大，你的两个孩子我没见过，须得我当面看过再定。”他这样说也是想再拖延一点时间，另想良策。

谁知刘衙内立即表示赞成，“是呀，是呀，范大人果是国家栋梁，认真负责，老夫已命他二人在外面等候了。”说罢，也不等范仲淹再表态，就对祗候官说：“快请小衙内和杨金吾进来，见范大人和各位大人。”

说话间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两个少爷走了进来，这高的瘦的为了显示自己懂事，抢先道：“爹，这些老傢伙哪个该叫叔叔，哪个该叫伯伯？”刘衙内说：“嗯，这是在朝中，不比在家里，快快拜见范大人、吕大人、韩大人……”

两个少爷向众人拱了拱手，就想找地方坐，范仲淹满心厌恶，却不得不说：“刘得中，你知道叫你来有什么事吗？”刘得中说：“知道，知道，我爹早跟我说了，不就是到陈州卖粮吗？”

范仲淹心中不禁燃起怒火，“我这里奉圣旨商议此事，他那里好像已经决定了！”他压下怒火，又问：“这样大事你做得了吗？”小衙内说：“咳，什么大不了的事啊！皇上是我姐夫，谁还敢不听我的吗？”

范仲淹不想再多问了，板起脸说：“我看他二人难当此任！”刘衙内也板起脸说：“我举荐的人怎么不行？刚才李大人说得对，‘知子莫若父’，他两个最是清忠廉干！皇上也是很喜欢他们的。范大人若再不信，我可以立下一纸保状，如果出什么问题，连我一起论罪！”

范仲淹问吕夷简：“吕大人您看如何？”

吕夷简不动声色：“但凭范大人做主。”

范仲淹便说：“今天就议到这里，等我奏明圣上，请圣上决

定。”

范仲淹不敢耽搁，当日就去朝见皇上。仁宗今日心情很好，和颜悦色地问道：“范爱卿，去陈州的人选定了么？”

范仲淹说：“臣遵旨请了几位大臣已作了商议。刘衙内举荐他的儿子、女婿——”本来范仲淹想接着说，“臣看他二人难当此任”，并且已经想好了另外的人选，但没等他说，仁宗便接着说：“朕看可以。年轻人让他们多了解一些民情也好。”

范仲淹说：“臣看此二人举止轻浮，无真才实学。”

仁宗说：“就是开仓赈粮嘛，倒不必有爱卿那样的好文笔。”他忽又话锋一转，“母后在世时，总说我年轻，不放心，现在朕把国家治理得如何？不是比她老人家治理得还好吗？”

当皇帝这样说时，做大臣的本来有一套现成话说的，比如“陛下天资聪颖，洪福齐天”之类，范仲淹不想这样拍马屁，但他也不敢逆圣意，只是默不作声。

皇上又说：“听说陈州百姓刁顽，朕赐一柄紫金锤，告诉两个年轻人，有敢犯上作乱的，打死无论。”皇上说得斩钉截铁，以显示自己办事英明果断。

范仲淹下得殿来，心情十分抑郁，但不得不按照皇上的旨意，传来刘得中、杨金吾两个纨绔子弟，叫他们即刻起程。并再三嘱咐：“开仓赈米一事关系黎民疾苦，社稷安危，你等不得玩忽职守。圣上赐你紫金锤，就如同圣上随时在察看一般。千万在心！”刘、杨二人今日显得格外老实，谢罢圣恩之后，又谢范大人抬举。范仲淹说：“你们回去吧，速作准备，及早登程。”

二人叩了一个头，转过身去，刘得中把紫金锤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杨金吾，二人相视一笑。一股冷气袭上范仲淹的心头。一种不祥的预感像阴云一样笼罩下来。